

汉语基础知识

002564



北京中医学院

1974年11月



空军医专610 2 0000739 7

现代汉语常识

任何一种语言，都是由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个因素构成的。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，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，语法则是组字成词、组词成句的规律。由于课时有限，我们不可能全面介绍，在这一篇里，我们只着重谈谈现代汉语的词类和句子成分两个问题。

第一章 词的分类

一、实 词

现代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。实词包括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数量词、代词六类（这里值得注意，代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实词而是虚词。）什么叫实词呢？实词就是具有实在意义，能够单个儿回答问题的词。例如别人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，你回答说：“中医”，又如问你看不看电影，你回答说：“看”，这“中医”“看”等都是单词回答问题，都具有实在意义，它们都是实词。

（一）名词

名词是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名称的词。如：工人、农民、战士、医生、学生、中国、北京、上海、政权、阶级、路线、

哲学、矛盾、道德、品质、氢弹、卫星、今天、明年等都是名词。名词又有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之分，如：工人、农民等是具体名词，而道德、品质等叫抽象名词。

方位词是名词的附类，是表示方向和关系、位置的词。如：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后、内、外等都是。亦可称为方位名词。

（二）动词

动词是表示动作、行为、变化的词。如：学、读、写、做、有、无、知道、提高、发展、生长、构造等。

动词的附类有趋向动词，能愿动词、判断词。

表示动作趋向的词，叫趋向动词。如：来、往、回、开、起、上来、下去等。

表示可能、必要或者意志愿望的词，叫能愿动词。如：能够、可以、应该、必须、愿意、肯、要等。

判断词常用的只有一个“是”。用来表示甲乙两种事物的关系。有的语法书称这个“是”为同动词。

（三）形容词

形容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的词。例如大、小、高、低、好、坏、方、圆、快、慢、伟大、美丽、清洁、整齐、愉快、勇敢等。

（四）数量词

数量词包括数词和量词。数词就是表示数目的词。如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百、千、万等。量词是表示事物或行动数字单位的词。如：尺、寸、斤、两、升、斗、个、台、只等。

数量词通常合用。如：一支、五个、三台、四艘、两次、四趟、五回等。

（五）代词

代词是指代人物、行动、性状、数量的词。代词分人称代词，如：我、你、他、咱们、他们、大家、人家；指示代词，如：这、那、这里、那里、这么样、那么样；疑问代词，如：谁、哪儿、什么、怎么样。

二、虚 词

虚词是不表示实在意义，不能单独回答问题而在句子中起一定语法作用的词。现代汉语的虚词包括副词、介词、连词、助词、语气词等五类。

（一）副词

副词即通常用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，表示程度、范围、时间等，不能用来修饰名词的词。例如：“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。”“他进步很快。”这两句话中“已经”和“很”都是副词，前一个修饰动词“取得”，表示时间，后一个修饰形容词“快”，表示程度。

副词大致分以下几种：

- ①表程度的副词：例如较、很、报、最、更、非常、十分、多么等。
- ②表范围的副词：例如都、全、共、总、只、仅仅等。
- ③表示连续反复意义的副词：例如再、又、还、再三等。
- ④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副词：例如必、准、不、没等。

⑤表示语气的副词：例如居然、竟然、难道等。

（二）介词

介词就是用在名词或代词前边，组成介词性结构，表示方向、对象、处所、目的等的词。也可以说介词是介绍名词、代词与动词或形容词发生关系的词。例如“火车从天津开来。”“从”是介词，“天津”是名词，“从天津”是介词性结构，表示“开来”的方向。介词“从”就是介绍名词“天津”与动词“开来”发生关系的词。又如“为人民服务。”“为”是介词，“为人民”是介词性结构，表示服务的目的。

介词有：从、自、往、朝、向、到、在、于、沿着、顺着（表处所方向）；从、自从、到、在、当（表时间），按照、依照、以（表状态方式）；为、为着、为了（表目的）；把、对于、关于、至于、向、跟、连（表对象、关联）；比（表比较）；除了（表排除）；被（表被动）等。

（三）连词

连词即是连接词语和词语、句子和句子，帮助表达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词。

连词有：和、与、及、并、而、或者、而且、虽然、但是、因为、所以、不但、反而等。

（四）助词

助词即附着于词语或句子表示某种语法意义的词。主要的助词有两种：

①结构助词：的、地、得。它们常常附着在词或词组的

后边或前边，在句子中起结构作用。这三个结构助词在现代汉语中用得很普遍，三者的用法区别得很清楚。“的”经常用在名词、代词、形容词之后，作定语结构；“地”用在副词之后，作状语结构；“得”用在动词之后作补语结构。但是有的同学常常用错，很值得注意，试举例以明之：

“一班的同学认真地读马列的书。”

“一班的”、“马列的”都是定语结构，绝对不能用“地”，“认真地”是状语结构，就该用“地”，不要用“的”。

“他的中医基础学得很好。”

“得”用在动词“学”的后边，使之和补语“很好”联系起来。

结构助词“的”还可以跟它前边的词语组成“的”字结构。“的”字结构相当于名词。例如“讲的”、“做的”、“看到的”、“好样的”。

②时态助词：着、了、过。“着”附在动词后边，表示动作、行为正在进行；“了”附在动词后边，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完成；“过”附在动词后边，表示曾经有过什么动作、行为。

（五）语气词

语气词就是表达说话人的各种语气、语调或感叹的词。例如：吗、呢（表疑问），吧、罗（表祈使），啊、唉、哎呀（表感叹），喂、嗯、嘛（表呼应），叮当、哗啦（表象声即摹拟声音）。这类词意义比较清楚，我们这里不多介绍。

第二章 句子成分

凡能独立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就叫做句子。句子由各种成分组成。现代汉语一般的句子成分有六种：主语、谓语、宾语、定语、状语、补语。

一、主语和谓语

主语是句子的主脑，是谓语述说的对象，表示“谁”或者“什么”；谓语对主语加以述说，表示“怎么样”或者“是什么”。例如：

我们欢呼。

山河壮丽。

在这两个例句中，“我们”和“山河”是主语，分别回答“谁”和“什么”的问题；“欢呼”和“壮丽”是谓语，回答“怎么样”的问题。常做主语的是名词、代词。常做谓语的是动词、形容词。名词做谓语、前边一般要加判断词“是”，构成“判断合成谓语”。例如：

北京是我国的首都。

他是学生。

上面两句中“北京”、“他”是主语，“是我国的首都”、“是学生”则是判断合成谓语，回答“是什么”的问题。

二、宾 语

宾语是用在动词后边，表示“谁”、“什么”等意思的成分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，谓语代表动作，而宾语则是动作的接受者。例如：

他看电影。

事实教育了我们。

上句的“电影”是宾语，回答“什么”的问题。主语“他”发出“看”的动作，宾语“电影”则是动作“看”的接受者。同样，下句的“我们”是宾语，回答“谁”的问题，“我们”是动作“教育”的接受者。常做宾语的词是名词、代词。

三、定 语

定语是用在主语、宾语前边，表示“谁的”、“什么样的”、“多少”等意思的成分。定语常带结构助词“的”，这个“的”绝对不能换成“地”。例如：

水英你挖出了我的病根。（《龙江颂》）

抗日的烽火已燎原。（《红灯记》）

五天的任务三天就完成了。

我来到了美丽的北京。

以上各句，“我的”做宾语“病根”的定语，表示“谁的”；“抗日的”做主语“烽火”的定语，表示“什么样的”；“五天的”做主语“任务”的定语，表示“多少”，“美丽的”做宾语“北京”的定语，表示“什么样的”。

常作定语的词是形容词、名词、代词、数量词、动词。

四、状 语

状语是用在谓语前边，表示“怎么样(地)”、“几时”、“哪里”、“多久”或肯定、否定等意思的成分。也可以说状语是说明动作的状态、范围、程度、处所等意义的成分。状语常常带结构助词“地”。例如：

我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

大家高兴地唱着歌。

队伍立刻出发。

这件事非常重要。

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。

一颗红星头上戴。

以上各句中状语“幸福地”“高兴地”表状态，说明“怎么样地”，“立刻”表示“几时”，“非常”表示程度，“一定”表示肯定，“头上”表示“哪里”。

常做状语的词是形容词、副词。表示时间和处所的名词、介词结构也常做状语。

五、补 语

补语是用在谓语后边，表示程度，或者表示“怎么样”、“多久”、“多少次”等意思的成分。隐含着补充说明问题的意义，所以叫做补语。谓语和补语之间常用结构助词“得”。例如：

你回答得对。

大寨的庄稼长得很好。

这篇文章我读了五遍。

工人同志大干了三天。

以上各句“对”、“很好”、“五遍”、“三天”都是补语，分别说明“怎么样”、“多少次”、“多久”等意思。

现代汉语的知识我们准备多谈了，有些问题留待在讲授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时再作适当的补充说明。

古代汉语常识

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，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。毛主席曾经指出：“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，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，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、科学家、发明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文学家和艺术家，有丰富的文化典籍。”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里，也包括着相当数量的中医文献。祖国医学，源远流长，部帙浩繁，资料丰富。有人统计中医古籍有八千多种，四万多册。这些著作都是用古代汉语记录下来的，因此掌握古代汉语这个基本工具，对我们阅读中医古籍是十分重要的。

古代汉语本来包括“文言文”和“古白话”两个大系，但是绝大多数古代科学文化典籍（包括古典医籍）都是用“文言”写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只着重介绍文言语法常识，至于“古白话”则不在我们讨论之列。

古汉语在其开始阶段，书面语与口头语还比较接近，后来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，也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，书面语逐渐脱离了口语，距离越来越大，致使我们今天读起来困难很大。

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既有密切联系，又有很大差别，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二者之间的差异。古代汉语在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等几个方面，都发生了不少变化。例如在语音方面：古无轻唇音，古无舌上音、古代有入声，今天的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等等。在词汇方面：虽然基本词汇大体相同，但

很多词汇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，有的词义变得相反，有的词义范围扩大，有的词义范围缩小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，旧词逐渐死去，新词不断产生。在语法方面也有不少的变化。由于课时有限，我们不可能处处详尽，面面俱到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，主要是古代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特点，例如词类的活用，文言句式的若干特征，而重点则是介绍几个常用的文言虚词，希望能对同学阅读古籍有所补益。

第一章 文言句法的特点

文言文的词序有很多地方与现代汉语差不多，如一般是主语在前，谓语在后，宾语又在动词之后。但是文言句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，如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；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，代词宾语常常提到动词之前；有些特定的句式通过复指代词使宾语提前；句子成分的省略比现代汉语更多、更普遍等等。下面我们分条进行具体介绍。

一、在古代汉语里，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

判断句是表示判断人或事物的性质特征或领属关系的，它要回答“是什么”的问题。如：“他是工人”，“我是医生”，这些都叫判断句。在现代汉语里，判断句通常要用系词“是”把主语和谓语联系起来，因为判断句的谓语一般都是名词，如果没有系词“是”的联系，就弄不清主语和谓语到底是什么关系。但是在古代汉语里，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，却用一个“也”字煞句，或者用“者”“也”两字互相

呼应来表示判断。如果把“我是医生”“张三是中医学院的学生”这两句话译成文言，就该说成：“余，医师也。”

“张三者，中医学院学生也。”译成文言的结果，去掉了“是”字，换成了“也”字煞句或“者”“也”呼应，这种形式就是古代汉语的判断句式。下面是用“也”字煞句的例子：

吾闻二世，少子也。 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

华佗，字元化，沛国谯人也。

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

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

《列子·汤问》

上面是用“也”字煞句来表示判断的例子。下面是用“者”“也”相呼应的例句，这是古代汉语中最典型的判断句式。

心者，君主之官也。 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

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。 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故风者，百病之始也。 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

陈胜者，阳城人也。 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

上面形式的判断句，在古代汉语里用得最多。但是也有只用“者”字不用“也”字的，比如《内经素问》中这种形式也不少，如“肝者，将军之官”，“大肠者，传导之官”，这些同样是判断句。

在先秦时代，有些“是”字很象系词，其实不是。这些“是”通常用作代词，当“此”讲。这个“是”，译成口语就等于“这是”。例如：

日月星辰瑞历，是禹桀之所同也。 《荀子·天论》

“是”作此讲，译成口语为：“日月星辰等天象，这些对于禹桀来说都是一样的”。

仓廩不藏者，是门户不要也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

仓廩不能收藏东西，这是因为门户不能约束，这是个比喻句，比喻肠胃有毛病。

水泉不止者，是膀胱不藏也。 (同上)

“是膀胱不藏也”，这是因为膀胱不能收束。

以上各句的“是”都作“此”讲，所以在古文中常常“是”“此”互用。例如：“衣被不敛，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，此神明之乱也”。“言而微，终日乃复言者，此气夺也。”（两句都引自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）这两个句子都不用“是”，而用“此”字，意思是一样的。

上面我们说过，先秦文章中“是”多当“此”讲，但到汉以后，“是”字就逐渐变成系词。在先秦时代也有类似系词的词，如：“为”和“乃”。“为”本是动词，后来转化为介词，它有时似乎也起一个系词的作用，但并非真正的系词。不过起系词作用的“为”我们可以译作“是”。例如：

气味辛甘发散为阳，酸苦涌泄为阴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夫言人之阴阳，则外为阳，内为阴。

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

以上两句的“为”可译作“是”或“就是”。

至于用“乃”字，实际上是副词起加强判断的作用。用“乃”字有一种辩白或排斥其他可能性的意思。例如：

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 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

意即该继承帝位的乃是公子扶苏，而不是别人。

吾乃梁人也。 《战国策·赵策》

言下之意：我是梁国人，绝不是赵国人。

二、否定句的宾语提前

在否定句里，如果是代词作宾语，一般把宾语提在动词的前面。

否定句就是表示否定的句子，否定句中一般有否定词。否定词可以是副词如“不”“弗”“勿”“未”“否”“非”；可以是动词如“无”；也可以是代词如“莫”（“莫”字是个否定性的不定代词，汉代以后有时当“勿”字讲）。

古代汉语的否定句，一般词序与现代汉语差不多，但是在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里，宾语一般要提到动词前边去。例如：

甘草解百药毒，如汤沃雪，不我欺也。 《甘草》

“不我欺”，就是“不欺我”的倒装。因为“我”是代词作宾语，“不”是否定词，所以“我”字就提到了动词“欺”的前面。

有闻之，有见之，谓之有，莫之闻，莫之见，谓之无。

《墨子·非命（中）》

“莫之闻”，“莫之见”，等于说“莫闻之”，“莫见之”，即“没有谁听说过它”，“没有谁见过它”。“莫”字是否定性不定代词，当“没有谁”讲。

清静则肉腠闭拒，虽有大风苛毒，弗之能害。

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

“弗之能害”就是“弗能害之”，这句话是说善于保养身体的人，虽然遇到很厉害的风寒之邪，也不能侵害他。

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 张仲景：《伤寒论序》

“未之闻”就是“未闻之”。以上各例都是否定句，代

词宾语都提到了动词的前面，我们语译时就要颠倒过来。

三、疑问句的宾语提前

表示疑问的句子叫疑问句，在古代汉语里一般须有疑问词的帮助，方能发出疑问，有时候用疑问代词（“谁”、“何”“孰”等），有时候用疑问语气词（“乎”“与”等），有时候二者都用。

古代汉语的疑问句一般词序与现代汉语也差不多，但是在疑问代词作宾语的情况下，这个代词常常提到动词或介词的前面。例如：

血脉治也，而何怪。 《史记·扁鹊传》

血脉都很正常，你怕什么。“何怪”即“怪何”，“怕什么”的倒装。

虽及胡耆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

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

虽然敌军是老年人，只要能捕获就一定逮住他，对于头发花白的人有什么可爱怜的？“何有于二毛”，等于说“于二毛有何（爱）？”，“何”是疑问代词作宾语提到动词之前。

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焉？ 《伤寒论原序》

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？ 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

以上两句的“安”都是疑问代词，当“哪里”讲。“安从来”即“从安来”的倒装。

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，何患之有哉？

朱震亨《不治已病治未病》

“何患之有”，就是“有何患”。

四、通过复指代词使宾语提前

在古代汉语里，还有一种比较特定的句式，常常通过复指代词“是”或“之”来使宾语提前。例如“唯利是图”的“利”，就是通过代词“是”的重复指代而提到动词“图”的前面的。这句话的本意就是“唯图利”。下面是例句：

孜孜汲汲，唯名利是务。 《伤寒论原序》

荀偃令曰：“鸡鸣而驾，塞井夷灶，唯余马首是瞻。

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

唯蜩翼之知。 《庄子·达生》

这句话等于说“唯知蜩翼”。“之”是复指代词，指代蜩翼。蜩就是蝉。

五、句子成分的省略

古今汉语都有句子成分省略的现象，但是古代汉语省略句子成分的情况更多更普遍。例如在李固《遗黄琼书》中，第一句话“闻已度伊洛”就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主要部分。如果我们帮它补足，就应写成“（吾）闻（足下）已度伊洛”，象这样的省略现象很多，下面是省略主语或宾语的例子：

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

《诗经·豳风》

这是诗人描写由于天气不断变凉，蟋蟀从野外逐渐向屋舍迁移，八月在屋檐之下，九月进了门户，十月就钻到床底下去了。这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等几个单句都没有主语，到

十月才出现主语“蟋蟀”，由于前边三句的主语与最后一句的主语是一致的，所以前边的主语都省略了。

乃悬（ ）于车而候佗。 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

这一句省了宾语“蛇”。

（ ）考验（ ）（ ）首服。（同上）

这一句前边省了主语“狱吏”，谓语“考验”之后省了宾语“华佗”，下一句“首服”之前省了主语“华佗”。

至于介词省略宾语，或者介词本身被省掉的现象则更是普遍，例如：“又以告”，“必以分人”，介词“以”之后省掉了宾语“之”，“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”，这句话的“方”字之后省掉了介词“以”。这些我们将在讲授文章时随时指出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第二章 词类的活用

在现代汉语里，词类的性质功用比较固定，如名词、代词经常用作主语、宾语和定语；动词经常用作谓语；形容词经常用作定语和状语；副词经常用作状语。但是在古代汉语里，词性变化比较大，例如名词可以用如动词或副词；形容词用如名词；动词用如副词；以及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的使动用法；名词、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等等。懂得词类的活用，对于确切地了解文言文句的意义关系很大，因此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。

一、名词用如动词

夫邪之客于身也。

《素问·藏器法时论》